



ARTISTS' PERSPECTIVES

阿特金斯談喬治·瓦茨的《牛頭怪》（1885）

瓦茨的《牛頭怪》是幅異常難看的畫。角度、裁剪、調色——物之平衡——似乎話說怪物本身的粗魯獸性。這幅畫，像怪物本身，感覺像早產的、匱乏的、錯誤的；寓言的預兆和厭惡被其可論證的取材上的笨拙取代了——對我來說，由此出發，遠離了此油畫可理解的歷史符號。或許可以說，它感覺接近於由繪畫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當代的率真。

從我們的角度來看，在牛頭怪的肩膀之上，可感覺到其笨重、愚昧和動物式的無動於衷。也許我們因此注定發現他的目光高深莫測。相反，我可以清楚地在地平線上看到相同的幻想，並確定感覺同樣的狂熱期待。對我來說，當一談到人類的无人道即是談及貶義——是違反神的言論——我的移情不在即將犧牲的處女，或可惡的，可怕的國王米諾斯。我移情在怪物身上，它的所有無言以及免於道德的責難之中。我一直遺忘那隻我心不在焉所殺死的小鳥。

愛·阿特金斯（ED ATKINS）生於1982年，居於倫敦。